

继往开来 创新境界

——首届中华辞赋北京高峰论坛综述

本报记者 高 昌

“莫道已成尘,再生如有神。诗骚觞滥久,班马派流新。志念凭宫构,物华任饰陈。诸公高会日,浏亮薜门春。”这是故宫博物院院长、中华诗词学会会长郑欣淼写给首届中华辞赋北京高峰论坛的贺诗。

为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繁荣现代辞赋创作,由中国辞赋工程院、中国新闻文化促进会、凤凰卫视、香港《文汇报》、《中华辞赋》社联合主办的“首届中华辞赋北京高峰论坛”日前在北京举行。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秘书长许嘉璐,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中国新闻文化促进会副会长李东东,新华社原副总编辑、《中华辞赋》杂志社社长阎凡路和马识途、廖奔、郑伯农、李文朝、魏明伦等海内外专家学者、传媒人士、辞赋作者200多人出席论坛。以“中华辞赋的传承与创新”为主题,论坛探讨了辞赋文化如何为中国经济发展、文化繁荣、民生健康、社会和谐、民族复兴服务等议题。

辞赋依然具有特殊意义

许嘉璐指出,辞赋具有以诗言志、折射时代的重要作用,当前这一中华民族史上空前的伟大时代,应是诗歌风起的时代。而辞赋的写作、吟诵还能助人凝思,培养社会群体的创新意识,以推动社会持续向前发展。他说,辞赋曾是中国汉代的主要文体,在文学形式多样化的今天,依然具有特殊意义。一是辞赋如同陈酿,需要慢慢品味,能吸引感染人们读书、思考、想象,抗争当前社会

的浮躁;二是作为文学奇葩,辞赋的存在,能为中国文学添一道风景;三是辞赋通过创作与传播,在一定数量的人群中流传开来,可以“爽社会之耳”,不仅能影响到文学创作、学术论文,更能继承传统,激发情智,借事抒情,歌颂今天,流传后世。

李东东在开幕词中,对辞赋这种文学体裁的特点及发展历史进行了简要的概括与回顾。在展望辞赋发展前景时,她强调,今天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的历史征途上,辞赋文学又呈兴盛之势,为讴歌社会主义建设成就和各民族人民美好生活,为赞颂中华锦绣河山和翻天覆地的变革而尽其文学使命。

李东东指出,辞赋是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遗产,振兴辞赋必须依靠全民族的共同努力,有普及才有提高,从汉唐做赋人数之众,可以明白为什么那个时期的传世辞赋较多,辞赋集诗词、散文、韵文等于一体,需要才华,更需要作家的思想境界、宽阔胸襟和体察民生的人文情怀。好的辞赋作品是学养、品德、创作实践长期积累的结果。

阎凡路认为,辞赋之兴,是国运之盛的必然结果。辞赋与时代同行,才更具活力。辞赋只有创新,才能发展,才能普及传承。辞赋文化传承发之历史重任,要靠政府、社会和众人之力推动,更需赋家齐心协力。

古赋为体 今辞为用

关于辞赋的传承和创新,成为论坛上一个热烈的话题。饶宗

颐在贺信中特意提到“继往开来,创新境界”这八个字。周汝昌则是对辞赋未来发展提出“讨、保、导、表”四个关键字。讨即讨论、探讨,要让今天的人知道辞赋的源头和历史;保即保存,保存历史上、今天的优秀作品;导即导引,要开创未来;表即表扬,对优秀的创作者,尤其是年轻人,给予荣誉上的肯定和鼓励。

霍松林说:“我热爱辞赋,力图弘扬辞赋文化。”他重述了自己在《辞赋大辞典》的序中谈过的几点看法:一、世界各国几乎都有诗歌、散文、戏剧、小说四种文体,而辞赋则为中国所独有。从这一意义上说,中华辞赋是中华世界的独特代表,在中国乃至世界文学占有重要地位。二、辞赋勃兴于秦,大盛于两汉。汉赋中的许多杰出作品,不仅多方面反映了大汉盛世的社会面貌和文人心态,而且掀起了前所未有的美文学高潮,为魏晋文学的自觉开辟了道路。三、有数千年悠久历史的辞赋文学不仅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求变求新,而且深刻地影响了其它文体的创作。他表示,在普及的基础上提高,在提高的指导下普及,循环往复,则大盛于大汉盛世的辞赋必将在现代意义上大盛于中华盛世,又一次掀起美文学创作高潮。

阎凡路认为,辞赋之美,妙在语言神奇,体物写志,铺采摛文,纵横挥洒。强调“古赋为体”,就要我们遵循辞赋的基本规律、体征、特点、韵味,保持其内涵恢弘、文词华丽、句式工整(包括骈对)、音韵铿锵之美,以有别于诗

词散文等文体。但是,辞赋发展到今天,又必须适应时代,为时代服务,让民众喜爱,被后人传承。这就要“今辞为用”,使用现代文学语言表现现代生活。应改变古赋用典过多,生僻连篇、晦涩费解、过于冗长之弊端,做到清新、明快、华美、生动、易懂。辞赋创新,应当包括思想、题材、意境、语言、结构等各方面的创新。师古而不泥古,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诗词曲赋需要珍惜和保护

廖奔在论坛发言中论述了诗词曲赋作为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独特价值。他说,今天世界眼光已经开始关注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十年来,各国申报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可以说数以百千计,但是人们好像还没有注意到语言是人类最本质的文化遗产,而文字又是语言最重要的部分,然后诗词曲赋则是人类语言和文字赋予美学意味的精致结晶,是具有独特价值的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全球化背景下,我们应担负保护本土文化资源、守望精神家园的重任。什么是我们的精神家园?他认为古典诗词曲赋是寻找我们情感寄托、身份认同、精神归属的对象之一,也就成为我们最重要的精神家园,每到诵起“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少小离家老大回”“小桥流水人家”“断肠人在天涯”这样的名句,唤起的是我们对人生旅途的沉醉,这些都沉淀为我们民族的集体记忆,化为我们民族共同的精神魂魄。诗词曲赋因

而成为我国独特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加以百倍的珍惜,好好保护。诗词曲赋在我们今天创造和谐社会的文化氛围,自有其不可替代的价值和意义。

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

97岁的老作家马识途说,一向向历史传统学习,一向向人民群众学习,任何艺术,概莫能外。希望新诗人除了民间采风外,还多读一点传统诗词歌赋。那里确有许多名传千古的诗人,他们的诗词名作传唱百代而不衰,绝非偶然,必有可资学习以提高自己的因素。希望新诗人也学会以传统诗词写新生活。不少老诗人写的诗词名作传唱百代而不衰,绝非偶然,必有可资学习以提高自己的因素。希望新诗人也学会以传统诗词写新生活。不少老诗人写的诗词名作传唱百代而不衰,绝非偶然,必有可资学习以提高自己的因素。希望新诗人也学会以传统诗词写新生活。

中华诗词学会副会长郑伯农则指出了二十世纪在文体上的两个变化,一个是小说取代了诗歌,成为文学交响乐中第一提琴;第二,新诗取代了旧体诗,一度成为诗歌的“独生子女”。他说,现在文体又发生了变化,小说仍然是重要的文体,但传统的文体则纷纷在复苏,诗词、楹联、辞赋等等都在复苏,发展前景非常广阔。经过近一百年时间,说明这些传统的东西是打不倒的,有生命力的。今后诗词界和辞赋界一定会亲密合作,共同发展,互相学习,互相促进,把传统的中华文化加以弘扬,和新时代相结合,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创造出新时代的诗词、新时代的辞赋。

端午节的 文化事象

赵 书

地,受到人民赞扬,等等。从端午节所纪念的历史先贤人物事迹来看,端午节的节日精神首先是爱国主义精神,爱国主义是一种人生价值观,是一种感情寄托,是我们民族团结的精神旗帜。

节日虽然起源于人们对自然界变化的应对措施,但节日的发展是靠历史积淀下的人文精神。端午的“夏至”节气的季候变化而引起自然生物性反应,借助巫术进行驱疫防疫;(二)应对农历“五月初五”具有阴阳交合的数字所引起的心理反应,所采取的新福禳灾措施;(三)对中华民族龙图腾的信仰而形成的祭祀活动。“夏至”是中华民族对天文学的伟大发现;“夏历”是把阳历和阴历巧妙结合,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发明;“龙”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创造。这三点,使端午这个节日塑造了中华民族“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和“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的处世精神。“龙”体现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和合圆融的宽广胸怀。正是这种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使我们中华民族战胜多少艰难困苦得到发展;正是这种厚德载物的民族品质,使我们中华民族团结凝聚日益壮大;正是

“龙”身上体现的多元一体的哲学思想,促成了多民族对中华文化的认同。这样深邃的思想必须体现到具体人物上才能生动具体,于是各地区就选择了不同代表人物,说明这些传统的社区人格化。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不断有受人尊崇的贤德人物加入节日祭祀名单之中,最后形成了以屈原为代表的五大节日传说人物。屈原是战国末期楚国的位才华横溢的诗人,也是杰出的政治家,因看到国家沦亡而悲愤投河自杀。伍子胥是春秋时期吴国名将,因遭到佞臣的诬陷被迫自杀,也是一位悲剧情政治家。陈临是苍梧太守,组织人民开沟设堤,疏导积水解决水患,因公殉职在水利工

呼”...等多种多样的体育项目。第三,端午是个卫生节,表现的是对人身体的健康关怀,是弘扬中医药文化的重要时间。第四,端午是个社交节。社区调节的是以地域为单位的社区人际关系,许多地方赛龙舟均是以乡、镇、村为单位组队进行。第五,端午是个美食节。粽子集中反映了中华美食“食材广泛,烹饪多样,医食同源,口味齐全”的特点。

端午是祖先留给我们的一份宝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我们要继承它、享受它、发展它。人民是节日的主人,每个人均可以为节日增加色彩。通过端午节的民俗活动要使我们对自己的文化身份、文化责任、文化前途更加热爱和明确。

观点摘编

高考作文应崇尚自由思考真实表达

“若有所悟是否就是对思想桎梏的解脱?”“艺术品是否与其他物品一样属于现实?”“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比较有什么意义?”——据说这些是参加法国高考的考生所要面对的作文题。崇尚思考,崇尚辩论,读书目的如此,作文目的亦应如此。当然,由

于我们更多人还只能消化《论语心得》那样的“读者体”文字,而根本不敢直接去啃各类人文名著,因此我们的高考作文题显然还不能这样“哲学”这样“高深”。但是,高考作文至少应该给考生一个自由思考真实表达的机会。(摘自6月8日《羊城晚报》)

扫除艺术教育浮躁功利之风

如今一些竭泽而渔、杀鸡取卵的方式所获得的利益和所谓成就充满魅惑,不仅使浮躁和功利之风在戏剧影视界愈刮愈盛、诱人之风在戏剧影视界愈刮愈盛、诱人之风在戏剧影视界愈刮愈盛、诱人之风在戏剧影视界愈刮愈盛,不但影响了不少从业人员的志趣,甚至波及到了培养艺术人才的摇篮——许多院校纷纷新设艺术专业,其中有明显缺乏

艺术教育能力的学校;而一些艺术类高等院校的教学内容,也出现了受制于社会热门的需要建设自己的学科和设置教学内容的现象。艺术教育面临着滑向或成为制造标准件的代工厂的危险倾向。(摘自《戏剧文学》2011年第5期)

儿童文学创作不能一味迎合市场

“人们总问,为什么中国不能出现像《哈利·波特》这样优秀的作品?”张之路说,《哈利·波特》继承了19世纪以狄更斯为代表的英国优秀的文学传统,而我们的一些作家在创意阶段不是重视作品创作,而是使劲考虑如何衍生出

“热卖”的玩具。“要知道,没有《西游记》,哪来孙悟空?”久而久之,无法形成儿童文学创作的骨骨,只能“另辟蹊径”地迎合市场获得商业利益。(摘自6月8日《人民日报·海外版》)

艺术鉴赏力培养需要触类旁通

一个人的艺术鉴赏力的培养,常常是触类旁通、相互影响的。文学批评思想性的建构,基本要义也应该是在艺术修养的熏陶之中逐渐获得,而不是像一些人理解的单靠搬弄一点理论概念名词,或单靠翻阅几本理论书籍就能解决。一位文学评论家如果

对中国的文学艺术缺乏深厚的修养和体会,以为凭借一点小小的聪明,或走一点捷径便可以获得巨大的成功,我想这样的文学批评是有点哗众取宠了,与有鉴赏力的文学批评相距,根本就是南辕北辙、风马牛不相及。(摘自6月7日《文汇报》)

京剧《成败萧何》题旨的思辨性探析

万 素



《成败萧何》剧照 本报记者 陈曦摄

京剧《成败萧何》之所以能立足当代文化语境,在于向人文思考与美学表达两个维度的掘进中寻找到一条传统艺术走向现代的通途。《成败萧何》涉及了道德、责任、友情、生命、人格、天性、人的尊严及国家与个体关系等伦理范畴,具有丰富的现实内涵,能启迪当代人思考,是一部引发“人文一历史哲理”思考的优秀舞台艺术作品。

京剧《成败萧何》颇具人文品格,对社会、历史、时代与现实具有锐利的穿透力。上海京剧院站在今天应有的思想高度重新构想,重新观察、审视和梳理这段尘封已久的历史,试图探究这一历史悬念中深蕴的文化内涵。将剧作旨趣定位于对“成败岂能由萧何”的哲理思辨,由历史人物个体生命轨迹演绎出一场发人深省的历史悲剧。

剧作以韩信被杀始末为故事主干,串连起跌宕多姿、环环相扣的情节线,又不停留于叙事表层的惊心动魄,而着力探究人物内心世界和精神世界,注重人物深层心理意识的挖掘,竭力开掘出人性的复杂、诡秘和剧中人的真实心性。创作者以现实主义手法把笔触探入人物心灵深处,精心演绎萧何、韩信、刘邦、吕雉、钟离昧及萧静云等活龙活现的人物性格、心理、意志、情感纠葛及命运走向。创作者情感到致全在于写人、写心,把握了以人为主体的创作思维,是真正把人当做表现的目的而非传达理念的手段,由此回归到戏剧本体的艺术表达。剧作力求揭示不同人物的一次次戏剧行动,乃至一句念白、一段唱腔、一招一式身段架势背后的行为动机和心理依据,挖掘出各自的行为逻辑和性格逻辑,使当代观众能窥测到人物的心灵状态并产生心灵感应。

创作者将笔底人物投放到滚滚滔滔、浑浑磅礴的历史大势裹挟之下,对他们个体生命的局限和陷入群体的无奈表示理解、同情、悲怜与感慨,并由此进入人性

反思。创作者以此视角向人文一历史哲理又一次掘进,力求使作品呈现出厚重的历史文化意蕴和弥足珍贵的人文价值。

二

京剧《成败萧何》的戏核是,当初鼎力举荐良将韩信的丞相萧何,迫于皇权高压参与了宫廷杀戮,沦落到刘邦、吕雉谋杀韩信的帮凶。同是一个人,“十年前举荐韩信,十年来力保韩信,十年后迫害韩信”,其立场的颠覆性逆转匪夷所思,戏核就深藏于这复杂的历史悖论之中。这是一场有关生命、人格和人之尊严的持久较量,演绎出一部封建政体内部血与火激烈交锋的、活生生的历史。剧作展示了独立人格与封建皇权的尖锐冲突,揭示出文化人格被践踏和精神意志被奴役给人的心灵带来的巨大伤害。西汉初年君臣上下剑拔弩张、不可调和的剧烈冲突终于酿成了这场大悲剧,尽管对峙双方各自都有合理性,不能简单地以是非善恶褒贬。我们从悲剧的冲突双方各自占有合理成分,也可多体味出黑格尔悲剧美学思想的意味。

这部作品中最大的悲剧人物应是西汉丞相萧何。想当初,萧何鼎力举荐韩信;十年来一直拥护韩信;力保韩信;十年间肝胆相照,相互视为生死知己。刘、吕皇权集团借刀杀人,瞅准了萧何的软肋下手,施展卑鄙伎俩以软硬炮弹狂轰滥炸,终于把他拖下了水。剧作者正是沿着这条线索铺陈,营造出令人触目惊心的戏剧情境,把人物逼向绝境。创作者在事件、人物关系与人物置身的环境三者构成的巨大心理场中,掀动物人物内心风暴,在剧中人情感、意志翻腾的波澜中透视其内心世界,凸现人物性格及其发展,推动人物命运逆转,将萧何逼入了“事君王与保知己定难周全”的两难境地。萧何必须直面灵魂的拷问,必须经受“忠义不能两全”的煎熬,怎不叫人“心伤彷徨进退维艰”?

“十年前月下相追迫才,十年后月下相追迫命来”“天是同样的

的天,月是同样的月,人是同样的人”,然而萧何的心境却有着天壤之别。萧何的心中十分纠结,外部事件的巨大压力与内部心灵的苦苦挣扎互为表里。背负着恪守传统礼义的人格的重十字架,在他的良心天平上,既紧紧地攥着道德的砝码又牢牢地守护着做人的准则。可以想见,当萧何迫于情势做出这万般无奈的选择时,他必须直面、必须承受的是人性被撕裂、人格被撕裂,心灵被撕裂的剧烈创痛。这创痛是外部世界强加给生命个体的不能承受之痛。“卖友求荣”历来为人不齿。刘、吕皇权集团将其置于不仁不义之地,堂堂丞相顷刻间尊严荡然无存,顷刻间蒙受奇耻大辱,他将背负千古骂名,他将被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这里,观众已无情地撕碎了封建道德的面纱,将向以道德立世的丞相萧何掩藏于面纱之下卑微、怯懦的人性弱点暴露无遗。然而创作者却无心耽耽道德评判,其重心全在于“成败岂能由萧何”题旨的揭示,全在于把这种历史大趋势下个体生命的局限和生命群体的无奈感特写镜头一般放大,推向观众面前,由此启迪当代人对历史文化做出应有的独立思考。

其实,萧何的人生悲剧依附于一定的、人类价值秩序,依附于古代士人在“修齐治平”传统范型的修习中,力求实现历史担当,实现自我生命价值的苦苦求索,依附于入世者在政治理想和道德理想的无奈是带有普遍性的,这是个体的入世者难以自拔的人类伦理困境时普遍会遭遇的无奈。创作者显然跳出了非黑即白的“二元论”思维方式,跳出了简单地从属于政治、从属于意识形态的拘囿,已立于更高的视点俯瞰人生,体味生命的价值和人的尊严,力求赋予作品更深厚的文化蕴涵。

三

这部新编历史剧在对韩信这一艺术形象的塑造中,似乎寄寓了现代人格理想。作品所涉及的

人物精神层面的追求,不正与当代人渴求独立人格、心灵自由、天性解放和自我价值实现等现代意识涌动相对接吗?我们看到其中渗透了创作者对生命价值、人生境界及人生态度的觉悟,也凝聚着创作者对理想信念和精神价值取向的期盼,甚至可将其视为对当代人价值选择、价值确立、价值定位或价值建构的一种参照与引导。

作品显然已超越对人物做一般的道德评判和政治评判,也超越了对封建专制政体的制度文化批判。透过历史生活表层的叙事,作品已触碰到民族性格中的集体无意识,触碰到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深层,试图突破文化价值腹地去勘探时代精神、民族精神和民族的灵魂;试图努力打通历史与现实的精神联系,与当代人心理诉求接通,与人类的现代性思考接通。

可以说,这部作品力求灌注深厚的人文精神,既有历史的纵深感又融入鲜活的现代意识并努力向现代性逼近,其精神指向试图直指当下,力求走向未来。剧中萧何与韩信各自的悖论,有可能引发当代人的诸多思考:站在人性的立场,社会上每一个体的人,一旦面临国家命运与个人命运二者的尖锐冲突将如何化解?无论古人今人,徘徊于家国情感与个人情感二者之间又将如何抉择?或可进一步思考:在特定历史情势下个体的入世者能与历史抗衡?甚至还可生发出:当代人应如何履行人类精神的历史性担当?观众是否会付诸如此类颇具思辨色彩、令人振聋发聩的哲学命题作一些引申思考呢?假如